

說郛

正卅三

12卷
6
34



112
6
34



說郭目錄

身第三十三

西溪叢話

姚亮

倦游雜錄

張師正

虛谷閒抄

方回

玉照新志

王明清

方氏筆記

方回

復齋閑記

龔相

醉翁寢語

樓璣



說郭目錄
身第三十三

子將伐齊夢與厲公以戈擊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
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
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
疑此是也晁伯子談助云靈仙秘要辟兵法正月上
寅日禹步取寄生木三呪曰喏臯敢告日月震雷令
人無敢見我我爲大帝使者乃斷取五寸陰乾百日
爲簪二七循頭上居衆人中人不見

周易遁卦肥遯無不利肥字古作蜚與古蜚字相似
卽今之飛字後世遂改爲肥字九師道訓云遁而能

蜚吉孰大焉張平子思玄賦云欲蜚遁以保名注引
易上九飛遁無不利謂去也曹子建七啓云飞遯離
俗程氏易傳引漸上九鴻漸于陸爲鴻漸于達以小
狐汔濟汔當爲仡豈未辨證此耶

古文篆者黃帝使衙人蒼頡所作也蒼頡姓侯剛氏
暇並闕李白過彭蠡湖詩云水碧或可采金膏祕莫
言江文通詩云水碧驗未贖金膏靈詎緇翰曰水碧
水玉也金膏仙藥也又云傲睨摘木芝凌波采水碧
謝靈運入彭蠡湖口作金膏滅明膏水碧輟流濕注

云水碧水玉也此江中有之然皆滅其光明止見溫潤穆天子傳泊伯示女黃金之膏山海經云耿山中多水碧又云紫桑之山潯陽水其下多碧多冷石赭未知何物余嘗見墨子道書大藥中有水脂碧者當是梅聖俞聽喚廬山詩云絕頂水底花開謝向淵腹攪之不可得滴瀝空在鞠豈非水碧耶

賡偽也又韓非子云宋人求饒鼎魯人云真也齊人曰賡也

昔張敏叔有十客圖不記其名予長兄伯聲常得三

十客牡丹爲貴客梅爲清客蘭爲幽客桃爲妖客杏爲艷客蓮爲溪客木犀爲岩客海棠爲蜀客躑躅爲山客梨爲談客瑞香爲閨客菊爲壽客木芙蓉爲醉客酴醾爲才客臘梅爲寒客瓊花爲仙客素香爲韻客丁香爲情客葵爲忠客含笑爲佞客楊花爲狂客玫瑰爲刺客郁李爲痴客木槿爲時客安石榴爲村客鼓子花爲田客棣棠爲俗客蔓陀羅爲惡客孤燈爲窮客棠藜爲鬼客

齊斧虞喜志林音側階切凡師出齊戒入廟受斧故

云齊也陳林云腰領不足以膏齊斧服虔注云易喪其資斧張姜云斧越也以整齊天下應劭云齊利也蕭斧或云鉞斧也淮南子云磨蕭斧以伐朝菌蕭之義未詳太平御覽引漢書王莽傳喪其齊斧音齊劉向別錄云讐校書二本一人觀一人讀視若怨家故曰讐書

予監台州杜瀆塩場日以蓮子試瀆擇蓮子重者用之瀆浮三蓮四蓮味重五蓮尤重蓮子取其浮而直若二蓮直或二直二橫卽味差薄若瀆更薄卽蓮沉

於底而煎塩不成閩中之法以雞子桃仁試之瀆味重則正浮在上鹹淡相半則二物俱浮與此相類臨安府仁和縣畝經出橐鑰沙在縣東四里海際之人採用鼓鑄銅錫之模諸州皆來採亦猶邢沙可以碾玉也

孟蜀玉最殿東坡續爲長短句水肌玉骨清無污水殿風來暗滿簾開明月解窺人欹枕釵橫雲鬢亂夜深瓊戶寂無聲時見飛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

西溪叢書
馬監場云泉州一僧能治金蚕虫毒如中毒者先以
白礬末令嘗不澁覺味甘次食黑豆不腥乃中毒也
卽濃煎石榴皮根飲之下卽吐出有虫皆活無不愈
者李晦之云凡中毒以白礬牙茶搗爲末冷水飲之
卽愈

金虎二字所用不同張平子東京賦云始於宮憐卒
於金虎五臣注云幽厲小人與君子爲隣堅若金惡
若虎此卒以亡何祖敬詩云里館離金虎五臣注云
望館月御也西方金也西方七宿畢昴之屬俱白虎
也河裔云亡金虎喻泰居也陸士衡詩云大辰匿耀
金虎習質其石星經云昴西方白虎之宿太白金之
精太白入火昴金虎相簿王有兵亂

沈休文山陰柳家女詩云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
鄉里謂妻也南史張彪傳呼妻爲鄉里云我不忍令
鄉里落他處知會稽人言家里其意同也

行香起於後魏及江左齊梁間每然香薰手或以香
末散行謂之行香唐初因之文宗朝省蠹奏設齋行
香事無經據乃罷宣宗復釋教行其儀朱梁開國大

明節百官行香視壽石晉天禧中竇正固奏國忌行香宰臣跪爐百官立班仍飯僧百人卽爲定式國朝至今因之

今俗諺云如塩藥言其少而難得本草戎塩部中陳藏器云塩藥味鹹無毒療赤眼明目生海西南雷州諸山石似芒硝入口極冷可傳瘡腫又本草凡毒箭唯塩藥可解戎塩條中不言恐有脫誤

唐秘書省有熟紙匠十人裝潢匠六人潢集韻音胡曠切釋名染紙也齊民要術有裝潢紙法又漫汁入潢凡潢紙滅白便是染則年久色暗蓋染黃也後有雌黃治書法云潢訖治者佳先治入潢則軟要術後魏賈思勰撰則古用黃紙寫書久也寫訖入潢辟蠹也今惟釋藏經如此先寫後潢要術又云凡打紙欲生生則堅厚則熟紙匠蓋打紙工也

古詩燈檠昏魚目檠讀爲去聲集韻檠渠耿切有四足似几又檠音平聲榜也非燈檠字韓退之云墻角君看短檠棄亦誤也

青衫白髮老叅軍旋棗黃梁買酒尊但得有錢留客

醉也勝騎馬傍人門此詩膾炙人口不知誰作見施
僉判德權云乃德清人知桐廬政議詩

唐初功臣皆云圖形凌烟閣而河間元王孝恭碑乃
作戢武門豈凌烟先名戢武而後改之邪又段志云
玄碑亦云圖形凌烟閣封德彝名倫房玄齡名喬高
士廉名儉顏師古名籍而皆以字行顏之推名云凡
古名者終則諱之字乃以爲子江北士人全不辨也
名亦呼爲字字固爲子顏師古匡謬正俗云或問人
有稱字而不稱名何也顏師古考諸典故故稱名爲
是顏師古立論如此而乃以字行不可曉也

唐河侯新詞頌春宗撰云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潼
華陰人也章懷傳注引聖賢塚墓記云馮夷弘農華
陰潼鄉隄里人服藥得水仙爲河伯又引龍魚河圖
云河伯姓呂名公子一云姓馮名夷三說雖異其說
無類稽據則同

唐會昌五年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又會要元和二
年官賜額爲寺私造者招提蘭若僧輝記梵云拓闢
提奢唐言四方僧物但傳寫者訛拓爲招去闢奢留

西溪雜錄
提字也。招提乃十方住持耳。

倦游雜錄

宋 張師正

劉潛以淄州職官權知鄆州平陰縣事。一日與客飲驛亭左右，報太夫人暴疾，潛馳歸，已不救矣。潛抱母一慟而絕，其妻見潛死，復撫潛尸大號而卒。時人傷之曰：子死于孝，妻死于義，孝義之美併集一家。唐視五色皆損目，惟黑色於目無損。李氏在江南之日，中書皆用皂羅糊屏風，所以養目也。王丞相介父在政府，亦以皂羅糊屏障。

山民云熊於山中行數千里悉有路伏之所必在石
岩枯木中山民謂之熊館惟虎出百里則外迷失道
路

石叅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爲員外郎帖職時西域
獻獅子畜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嘗率同列往觀
或嘆曰彼獸也給肉乃爾吾輩忝預郎曹日不遑數
斤人翻不及獸乎石曰君何不知分邪彼乃苑中獅
子吾曹員外郎耳安可比邪

韓龍圖贊山東人鄉里食味好以醬漬瓜嚼謂之瓜
齏韓爲河北都漕廨宇在大名明府府中諸軍營多
齏此物韓嘗曰某營者最佳某營者次之趙說嘆曰
歐陽永叔嘗撰花譜蔡君謨亦著荔枝譜今須請韓
龍圖贊撰瓜齏譜矣

陳烈福州人博學不循時態動遵古禮蔡君謨居喪
於莆田烈往吊之將至近境語門人曰詩不云乎凡
民有喪匍匐救之今將與二三子行此禮於是烏巾
欄鞞與二十餘生望門以手据地膝行號慟而入孝
堂婦女望之皆走君謨匿笑受吊卽時李遵畫匍匐

圖

陳少常亞以滑稽著稱蔡君謨嘗以其名戲之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復之曰蔡襄無口便成衰時以爲名對爲殿中丞日知嶺南恩州到任作書與親舊曰使君之五馬雙旌名目而已螃蜞之一文兩個真實不虛又嘗曰生平得一對最親切者是生紅對白熟也

今之通遠軍乃古得州之地渾源出焉中有水虫類魚鳴作覓覓之聲見者卽以挺刃擊之或化爲石可

以爲礪石名曰覓石長尺餘直一二千緡兵刃經其磨者刃光而不鏃亦奇物也

嶺南人好啖蛇易其名曰茅鱓草蝨曰茅蝦鼠曰家鹿蝦蟇曰蛤蚧皆常所食者海魚之異者黃魚化爲鸚鵡泡去聲魚大者如斗身有刺化爲豪猪沙魚之斑者化爲鹿

桂州婦人產男者取其胞衣淨濯細切五味煎調之召至親者合宴置酒而啗若不預者必致忿爭

今人呼煮麵爲湯餅唐人呼饅頭爲籠餅豈非水滸

而食者皆可呼湯餅籠蒸而食者皆可呼籠餅市井
有粥胡餅者不曉名之所謂得非熟於爐而食者呼
爲爐餅宜矣

零陵出石燕舊傳雨過則飛嘗見同年謝郎中鳴云
向在鄉中山寺爲學高岩石上有如燕狀者因以筆
識之石爲烈日所暴忽有驟雨過所識者徃徃墜地
蓋寒熱相激而遁非能飛也

沉香木嶺南諸郡悉有之瀕海諸州尤多交榦遶枝
岡嶺相接數千里不絕葉如冬青大者合數人抱木
性虛韌山民或以構茅廬或以爲橋梁爲飯甑尤善
有香者百無一二蓋木得水方結多在折枝枯幹中
或爲沉或爲煎或爲黃熟自枯死者爲之木槩香今
南恩高竇等州惟產生結香蓋山民入山見香木之
曲榦斜枝必以刀砍之成坎經年見雨水所漬結香
復以鋸取之刮去白木其香結爲班點亦名鷓鴣班
燔之甚佳沉之良者惟在瓊崖等州俗謂角沉乃生
水中取者宜用薰襄黃沉乃枯木中得之宜入藥用
依木皮而結者謂之青桂氣尤清在土中歲久不待

列剔而精者謂之龍鱗亦有削之自卷咀之葉韌者謂之黃臍沉尤難得

有善諛者熙寧中曾以先光祿卿薦守番禺嘗啓王介甫丞相曰某所恨微軀日益安健惟願早就木與得丞相一埋銘庶幾名附雄文不磨滅于後世

虛谷閒抄

宋 方回

安西市帛肆有販鬻求利而爲之平者姓張家富於財居光德里其女國色也嘗晝寢夢至一處朱門大戶柴戟森然由之而入望其中堂若設燕張樂左右廊皆施帷幄有紫衣吏引張氏於西廊幙次見少女如張等輩十許人皆花容綽約釵鈿照耀旣至吏促張粧飾諸女迭助之理澤傅粉有頃自外傳呼侍郎來競隙間窺之見一紫綬大官張氏之兄嘗爲其小

吏識之乃吏部沈公也俄雙呼曰尚書來又有識者并帥王公也逡巡復連呼曰某來皆郎官以上六七人坐畢前紫衣吏曰可出矣羣女旋進金石絲竹鏗錡震響中宵酒酣并州見張氏而視之尤屬意焉謂曰汝習何技能對曰未嘗學聲音使與之琴辭不能曰第操之乃撫之而成曲子之箏亦然琵琶亦然皆平生所不習也王公曰恐汝或遺乃令口授吟曰環梳開掃學宮粧獨立閒庭納夜涼手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謂張曰其歸辭父母異日復來忽

驚啼而寤手捫衣帶曰尚書命我矣索筆錄之問其故泣對所夢且曰殆將死乎母怒曰汝作魘爾何乃出不祥言如是因臥病累日外親有持酒殺者又有將食來者女曰且須膏沐澡淪母聽良久艷粧盛飾歛容下堂乃徧拜父母及坐客曰時不可留某今往矣因援衾而寢父母環伺之俄遂卒會昌二年六月十五日也

同昌公主薨帝傷悼不已以仙音燭賜安國寺冀追冥福其狀殊高層層露寶爲之花鳥皆玲瓏燭旣然

點外玲瓏者皆響動丁當清逸燭盡響絕莫測其理
蜀中有一道人賣自然羹人試買之盃中二魚鱗鬣
腸胃皆具鱗間有黑紋如一圓月味如澹水食者旋
剔去鱗腸其味香美有問魚上何故有月道人從盃
中傾出皆是荔枝仁初未嘗有魚并月則笑而急走
回顧云蓬萊月也不識明年時疫食羹人皆免道人
不復見

幽州石老者賣藥爲業年八十忽暈大十餘日不食
惟飲水而已其疾猶扶持而行比明其子號泣呼四
隣云適來有病白鶴入吾父室中吾父亦化爲白鶴
同飛去矣遂指雲中白鶴擗地號叫人異而觀之皆
焚香禮拜節度使李懷仙差兵馬使朱希來驗見室
中有穿紙格出入處遍問邑人四鄰皆言石老化爲
白鶴飛去翔翥雲間移時節度使賜絹一百疋米一
百石與石老子家遠近傳石老得仙太清宮道士段
常著續仙傳備載石老升仙事月餘其子與鄰人爭
鬪官中訊鞠乃爲分絹不平云石老病久其夕奄忽
將終其子以木貫大石縛父屍沉於乾桑河水妄指

雲中白鶴是父州縣復差人檢驗於所說沉水處澇漉得屍懷仙遂杖殺其子

吳郡太湖中有聖姑棺洞庭山有聖姑寺并祠其棺在祠中俗傳聖姑之死已數百年其貌如生遠近來賽歲獻文服粧粉不絕有人欲得觀者巫秘密云慎不可若開便有風雨之變村閭皆信事之無敢窺者巫又妄傳云有見者衣粧儼然一如生人大曆中福建觀察使李照之子七郎者性狂兇恃勢不懼程法因率奴客啓棺視之惟朽骨髑髏而已亦無風雨之

變

淄青有一百姓家燕窠累年添接僅踰三尺其燕哺雛既飛忽一旦有諸野禽飛入庭除俄而漸衆棟宇之上棲息無空隙不復畏人厨人饋食於堂手中盤饌皆被衆禽搏撮莫可驅逐其家老人罔測災祥顧之甚悶忽以杖擊破燕巢隨手有一白鳳雛長三尺以來自巢而墮未及於地卽掀然出戶望西南冲天而去諸禽亦應時散逝須臾而盡又一家亦是燕巢中忽然赤色光芒而隱隱有聲若鳴鼓地中日夜不

虛谷閒抄
絕夜後廂巡呵喝於外責其不戢燈燭既入其舍視
之不見有火纔出門外望之則有火燄亘天居旬日
間人漸聲傳或聚觀其家老人懼偶以拄杖探燕巢
中卽有一小赤龍子長尺餘墮下鱗甲炳煥老父驚
戰速以裊褥藉之焚香禱謝未畢而見一大龍長丈
餘白簷屋而入光如列炬燦人瞻視一家震駭竄伏
稽顙龍徐徐擁其子入自寢室穴屋騰天而去亦不
損物然二家不三數年皆隳敗焉

徐太尉彥若之赴廣南將渡小海有隨軍將忽於海
淺瀨中得一小琉璃瓶子大如嬰兒之拳內有一小
龜子長可一寸往來旋轉其間略無暫已瓶項極小
不知所入之由也因取而藏之其夕忽覺船一絃壓
重乃起視之卽有衆龜層疊就船而上其人大懼以
將涉海慮致不虞因取瓶祝而投諸海衆龜遂散既
而話于海船之胡人曰此所謂龜寶也希世之靈物
惜其遇而不能有益薄福之人不勝也苟或得而藏
家何慮寶藏之不富哉惋歎不已

僖宗聰睿強記好馳騁諸色博弄無不周徧季年寵

內園小兒張浪狗好歌能舞纜十六七寵冠儕輩忽
 一日浪狗曰臣無馬乘僖宗乃密與銀一百兩令自
 買之時聖駕方自岐陽回長安少有好馬浪狗於雲
 陽縣求得一疋畜宣徽南院僖宗一日獨行院中聞
 浪狗得馬潛行看之此馬未嘗騎習僖宗巡繞馬左
 右謂浪狗曰好馬好馬數徧不已馬忽騰躍右足踏
 僖宗左脅便倒地不蘇浪狗驚惶急取銀孟子以尿
 灌僖宗口良久方蘇歸後稱氣疾以給醫術二十餘
 人候脉出藥皆言是膀胱之氣並無瘰効脅痛轉劇

臥十二日崩本因馬踏也

太祖天性不好殺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潘鄭王曰
 江南本無罪但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勿妄殺
 人曹潘兵臨城久不下乃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
 立威太祖覽之赫怒批還其奏曰朕寧不得江南不
 可妄殺也詔至城已破計城破日乃批狀時也天人
 相感如此

蔡元長享用侈靡喜食鶉每預畜養之竟殺無數一
 夕夢鶉數千百訴於前其一鶉居前致辭曰食君廩

中粟作君羹中肉一羹數百命下筋猶未足羹肉何足論死生猶轉轂勸君宜勿食禍福相倚伏觀此亦可爲恣饕餮而暴殄天物者之戒矣

○章子厚惇初來京師赴省試年少美丰姿當日晚獨步御街見雕輿數乘從衛甚都最末一輿有一婦人美而豔揭簾以目挑章章因信步隨之不覺至夕婦人以手招與同輿載至一甲第甚雄壯婦人者蔽章雜衆人以入一院甚深邃若無人居者少選前婦人始至備酒饌甚珍章因問其所婦人笑而不答自是

婦人引儕輩迭相往來甚衆俱亦姝麗詢之皆不顧而言他每去則以巨鎖扃之如是累日夕章爲之體蔽意甚徬徨一姬年差長忽發問曰此豈郎所遊之地何爲至此邪我主翁行迹多不循道理寵婢多而無嗣息每鉤致年少之徒與羣婢合久則斃之此地數人矣章惶駭曰果爾爲之奈何姬曰觀子之容蓋非碌碌者似必能脫主人翊日入朝甚早今夕解我之衣以衣子我且不復鎖門俟至五鼓吾來呼子亟隨我登廳事我當以廝役之服被子隨前騶以出可

以無患矣爾後慎勿以語人亦勿復由此街不然吾與若皆禍不旋踵矣詰旦果來扣戶章用其術遂免於難及既貴始以語族中所厚善者云後得其主翁之姓名但不欲曉於人耳少年輩不可不知戒也

清源人陳襄隱居別業臨窻夜坐外卽曠野忽聞人馬聲見一婦人騎虎自窻下過徑之屋西室內壁下先有一婢臥婦人卽取細竹杖從壁隙中刺之婢卽云腹痛開戶如廁裏方駭愕未及言婢始出已爲虎所搏遽前救之僅免鄉人云村中恒有此怪所謂鬼虎者也

池州進士鄒閔食貧有守一日將之外邑凌晨啓戶見一小箚籠子在門外無封鎖開視之乃白金酒器數十事約重百兩殆曉寂無追捕者遂挈歸謂其妻曰此物無因而至豈天賜我乎語未絕覺股上有物蠕蠕動金色爛然乃一蠶也遂撥去之未回手復在舊處以足踐之雖隨足而碎復在閔胸腹上矣棄之水投之火刀傷斧碎皆卽如故衾裯飲食之間無所不在閔甚惡之友人有識者曰吾子爲人所賣矣此

所謂金蠶蠱者是也始自閩廣近至吾鄉物雖小而爲禍大能入人腹中殘嚙腸胃復完然而出閩愈懼乃以翁籠事告之其友曰吾固知之矣子能事之卽得所欲日致他財以報耳闍笑曰吾豈爲此也友曰固知子不爲也然則奈何闍曰復以此蟲并舊物置籠中棄之則無患矣友人曰凡人畜此雖久而致富卽以數倍之息并原物以送之謂之嫁金蠶其蟲乃去直以元物送之必不可遣今子貧居豈有數倍之物乎實爲子憂之闍乃仰天歎息曰吾平生以清白

自處誓不失節不幸今有此事遂歸家告其妻曰今事之固不可送之又不能惟有死耳若等好爲後事乃取其蟲擲於口而吞之舉家救之不及妻子號慟謂其必死數日間寂無所苦飲啜如故逾月亦無恙竟以壽終其家亦因獲金之故遂致小康豈以至誠之感妖孽不能爲害乎

姑蘇馮氏兄弟三人甚相愛其季娶婦未逾年輒諷其夫使分異夫怒曰吾家同居三世矣汝欲敗吾素業邪婦乃不復言其仲每對親戚切齒謂此婦必破

虛谷開抄 九
吾家一日其婦向夫悲泣求去詰之不答固問之始
收淚曰妾父母以君家兄弟篤於友義故以妾歸君
今仲常欲私我我不敢從每恚怒欲令君逐妾向勸
君別居其實慮此使妾不幸爲仲所污縱君合耻能
忍妾亦何面目以見親戚乎因泣不止季怒遂逼其
兄析居而孝友衰焉

婦人之妬有異甚者四十年前撫州監酒范寺丞者
妻色美而妬范寵憚之同官每休暇招妓燕集皆不
得預一夕范輪次直宿會有告私釀者范晨率吏立

徑往搜捕其同事李供奉者素知范妻之妬戲取妓
鞋密置范臥具中須臾務吏携衾褥歸妻展衾得鞋
神色沮喪詰所從來吏言不知於是泣怨良久拊心
而呼曰天乎有是邪乃入室闔戶而寢頃之范還排
戶入則自經死矣又有人任湖南倅妻生一子已周
歲夫婦甚愛憐之偶一日郡守在告倅攝郡事會鄰
郡太守過郡開宴命妓妓中有一秀慧者立侍倅側
倅顧與語及戲爲酒令笑語方酣忽鈴吏擎生肉二
盤置賓主前倅愕問其故則子肉也蓋妻忿夫與妓

語乃手刃其子割肉以獻其毒忍至此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預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惜其初受勅修書也語其妻曰吾今修書可謂胡孫入布袋矣妻曰君於仕宦何異鮎魚上竹竿邪聞者皆謂確對

余尚書靖慶曆中知桂州府境窮僻處有林木延袤數十里每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於林中甚清遠土人云聞之已數十年不詳其何怪也公遣人尋之見其聲自一大栢中出乃伐取以爲枕笛聲如期而發

其寶惜之凡數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視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於月下吹笛之像雖善畫者不能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矣

陳子直主簿妻有異疾每腹脹則腹中有聲如擊鼓遠聞於外行人過門者皆謂其家作樂腹消則鼓聲亦止一月一作醫莫能知

登州海中遇晴霽忽見臺觀城市人物往還者謂之海市東坡嘗一見之又歐公過河朔高唐縣宿驛舍夜聞鬼神自空中過人畜之聲一一可辨父老云二

虛谷開抄
十年前曾晝過土人謂之海市高唐去海實遠海市之說竊恐不然舊說漢時有人奉使過海忽見漢家宮闕臺殿如在目前使人因具衣冠向闕而拜須臾風駛舟行遂迷所在又酉陽雜俎云有人掘井深已倍常井數丈不見水忽聞向下車馬人物喧闐之聲近如隔壁出以告州將州將遣數人驗之不誣欲奏其事恐涉怪而止遽令塞之又湘潭界中有寺名方廣每至四月朔日在東壁則照見維揚官府樓堞居民舍宇物物可數又家弟曾宿福清紫微院至三鼓後忽聞院後謹呼交易之聲儼如城市皆是浙音達旦而止明日起視皆高山峻壁也寺僧云一歲之中凡數次如此人謂之鬼市幽陰之事蓋有非人意所能測者

廣谷閣抄

玉照新志卷一

宋 王明清

慶元丙午明清得玉照一於友人永嘉鮑子正色
澤溫潤制作奇古真周秦之瑞寶也又獲米南宮
書玉照二字因揭寓舍之斗室屏跡杜門思索舊
聞凡數十則綴緝之名曰玉照新志務在直書初
無私意爲善者固可以爲韋弦爲惡者又足以爲
龜鑑兼有奇怪諧謔亦存乎其中若夫人禍天刑
則付之無心可也

神廟聖意銳於圖治熙寧之政既一切變更法度開邊之議遂興洮河成功梅仙拓地然後經理西南小羌韓存寶以弗績誅繼而永樂大剏徐禧之徒死之由是耻於佳兵上亦鬱陶成疾

元祐初政廟堂諸公共議捐其所取紹聖崇寧紹述之說舉竄逐棄地之柄臣取青唐進築隍鄯銀夏至童貫蔡攸乃啓燕雲之役馴至靖康之禍悉本二子紹述思之令人痛心疾首焉

元祐黨人天下後世莫不推尊之紹聖所定止七十三人至蔡元長當國凡所背已者皆著其間殆至三百九人皆石刻姓名頒行天下其中愚智溷淆不可分別至於前日詆訾元祐之政者亦獲廁名矣唯有識講論之熟者始能辨之然而禍根實基於元祐嫉惡太甚馬呂汲公梁况之劉器之定王介甫親黨呂汲甫章子厚而下三十人蔡持正親黨安厚卿曾子宣而下十人榜之朝堂范淳父上疏以爲穢厥渠魁脅從罔治范忠宣太師同列曰吾輩將不免矣後來時事既變章子厚建元祐黨果如忠宣之言大抵

皆出於士大夫報復而卒使國家受其咎悲夫

元祐初修神宗實錄秉筆者極天下之文人如黃秦
晁張是也故詞采粲然高出前代紹聖初鄧聖求蔡
元長上章指以爲謗史乞行重修蓋舊文多取司馬
文正公涑水紀聞如韓富歐陽諸公傳及叙劉永年
家世載徐占德母事王文公之詆永年常山呂正獻
之評曾南豐安簡借書多不還陳秀公母賤之類取
引甚多至新史於是裕陵實錄皆以朱筆抹之且究
問前日史臣悉行遷斥盡取王荆公日錄無遺以刪

修焉號朱墨本陳瑩中上書曾文肅謂尊私史而壓
宗廟者也其所從來亦有本焉覽之者熟究而攷之
當知此言不誣

趙諗者其先本出西南夷獠賊其族黨來降賜以國
姓至諗不量其力乃與其黨李造賈時成等宣言欲
誅君側之姦其語頗肆狂悖然初無弄兵之謀建中
靖國時事旣變諗亦幡然息心來京師注官時曾文
肅當國一見竒其才而薦之擢國子博士諗謁告省
其父母于蜀中其徒勾羣以前事告變獄旣遂以反

王州新志 卷一
逆伏誅父母妻子悉皆流竄改其鄉里渝州爲恭州
文肅亦坐責告詞略云逮求可用之才輒薦逆謀之
首是也究其始正由狷忿妄作遂至殺身覆宗百世
之下永負寇盜之名學者亦當以輕剽爲戒焉

明清每閱唐史甘露事未嘗不流涕也嗟夫士大夫
處昏庸之世不幸罹此後來無人別白可恨近觀續
皇王寶運錄云僖宗光啓四年正月詔云太和九年
故宰臣王涯以下十七家並見陷逆名本承密旨遂
令忠憤終被冤誣六十餘年幽枉無訴宜沾沛澤用

慰泉扃並與洗雪各復官爵兼訪其子孫與官使銜
冤之魂亦信眉於九原矣惜乎劉响宋景文歐陽文
忠不見此詔載之於新舊唐史殊爲闕文如褒贈常
濬孟昭圖二人之文亦其時以見之洪景盧容齋三
筆不復重錄

明清家昔有盧載范陽家志一書叙其祖多遜行事
之詳爲陸務觀假去因循不曾往索尚能彷彿記其
二三則云多遜素與李孟雍穆厚善多遜竄逐後萬
里相望聲迹眇絕時法禁嚴邸報不至海外一口忽

王與新志 卷一
四
赦書至後有參知政事李多遜云此必孟雍若登政
府吾必北轅戒舍人儼裝已而果移容州團練副使
未渡巨浸忽見江南李主衣冠如平生問云相公何
以至此多遜云屈後主斥之云汝屈何如我屈由是
感疾而殛

又多遜門下士有種英蘇冠者平生最器重之得罪
之後賓客雲散獨英冠二人徒步送抵天涯而還英
後易名放卽明逸冠易名易簡魁天下爲參知政事
本朝有兩張先皆字子野一則樞密副使遜之孫與

歐陽文忠同在洛陽幕府其後文忠爲作墓誌銘稱
其志守端方臨事敢決者一與東坡先生遊東坡推
爲前輩詩中所謂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
忙能爲樂府號張三影者有兩蘇世美一東坡作哀
詞者一蘇丞相子名京二人皆知名士也

王子高遇芙蓉仙人事舉世皆知之子高初名迥後
以傳其詞遍國中於是改名邁易字子開與蘇黃游
甚稔見於尺牘東坡先生又作芙蓉詩云決別之時
芙蓉授神丹一粒告曰無戚戚後當偕老於澄江之

上初所未喻子開時方十八九已而結婚向氏十年而鰥居年四十再娶江陰巨室之女方二十矣合卺之後視其妻則清矜冶容修短合度與前所遇無纖毫之異詢以前語則惘然莫曉而澄江江陰之里名也子開由是遂爲澄江人焉服其丹年八十餘康強無疾明清壬午歲從外舅帥淮西子開之孫明之諫在幕府相與游從每以見語如此此事與雲溪友議玉簫事絕相類子開趙州人忠穆駿之孫虞部員外郎正路之子晚守濡須祠堂焉賀方回爲子開挽詞

我昔官房子嘗聞忠穆賢又云和璧終歸趙子將不葬吳今乃印在秦少游集中明之子卽爲和寧也少游沒於元符末子開大觀中猶在其謨明矣

明清述揮塵錄列本朝諸帝以潛藩爲軍府今又敬以徽宗詔旨攷之云正和五年十二月己亥宣德郎王恬等言本貫遂州按九域志都督府遂州爲遂寧郡武信軍節度使元豐八年陛下初封遂寧郡王紹聖元年復以遂寧郡王出閣與蘇潤二州時同而事均緣本州遂寧縣元符二年縣下慧明院秋冬間

忽觀佛像五次出現父老咸曰遂寧佛出越三年奉
陛下卽位此其祥兆乞改府額詔升爲遂寧府又詔
主上嘗封蜀國公升蜀州爲崇慶府政和七年十二
月壬午詔以宿州零壁爲靈璧縣以真州爲儀真郡
通州爲靜海郡秀州爲嘉興郡從九域圖志所奏請
也實錄與三州圖經及儀真通州嘉興三志皆所不
載明清嘗陳于禮部乞行下逐州照會施行
是歲十二月甲申司勳員外郎張大亨奏切見朝廷
講讀之官在天子所者謂之侍讀侍講而諸王府亦

有侍讀侍講官比擬稱呼相紊名之不正孰大於是
太宗皇帝初爲韓冀諸王侍讀置侍講後有欲爲皇
族子孫置之議者以唐文宗改諸王侍講爲奉諸王
講讀請以教授爲名從之且皇族學官尚不可與王
府同稱而王府官豈可同天子講讀之號詔諸王府
侍講改爲直講侍讀改爲贊讀大亨字嘉父一時知名
士也

宣和元年十一月乙未知溫州蘇起奏臣昨謹將耕
籍詔書刻石被以雲鶴安奉廳事仍行下四縣依此

施行自比風雨調順禾稼盛茂旣已收詞枯亥又復
生穗每畝得穀一石至七八斗乞令諸路州縣効此
施行裕陵覽奏不樂云起諂佞一至於此何以儆在
位其華飾手詔豈不是相侮可送吏部

蹙破眉峯碧纖手還重執鎮日相看未足時便忍使
鴛鴦隻薄暮投村驛風雨愁通夕窻外芭蕉窻裏人
分明葉上心頭滴裕陵親書其後云此獲甚佳不知
何人作奏來蓋以詔曹組者今宸翰尚藏其家

宣和末禁中訛言崇出深窵之所有水殿一游幸之
所不到一日忽報池面蓮花盛開非常年比裕陵携
嬪御闈官凡數十人往觀之旣至彼則有婦人俯首
凭欄者若熟寢狀上云必是先在此祗候太早不得
眠所以然喻左右勿恐懼見其纈髮如雲素頸燦玉
呼之凝然不顧上訝之自以所執玉塵揮觸之愕然
而起回首乃一男子鬚髯如棘面長尺餘四目若電
極爲可畏從駕之人悉皆辟易驚仆上亦爲之失措
遂巡不見上急命回輦未幾京城失守狩於朔方
明清揮塵錄載雍孝聞事頗詳近見秋浦朱去奢云

孝聞自海外量移池州以卒嘗有詩云官田種秫陶
元亮私釜生塵范史雲至今郡人猶傳誦之孝聞沒
後和州道士亡其姓名冒而爲孝聞走江淮間其才
亦不下孝聞有弔項羽廟文云無守陵之蕙帳有照
夜之寒缸過東坡墓題詩云文星落處天地泣此老
已亡吾道窮才力謾趨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
間便覺無清氣海外何人識古風平日萬篇誰愛惜
六丁收拾在瑤宮宣和初至京師遂得幸祐陵謂其
人可及林靈素之半錫姓名朱廣漢至紹興中猶在

寓會稽之天長觀明清尚及識之而洪景盧夷堅志
中記其一事云

鄭紳者京師人少日以賓贊事政府坐累被逐貧窶
之甚妻棄去適他人一女流落宦寺家不暇訪其生
死日益以困偶往相監問命於日者日者驚曰後當
官極品未論其他而今已爲觀察且喜在今日君其
識焉同行儕輩笑且排之甫出寺門有快行家者數
輩宣召甚急始知其女已入禁中得幸九重矣卽除
閣門宣贊舍人未及歲以女正長秋拜廉察不數年

王照新志 卷一
位登師垣爵封郡王極其富貴榮寵妻再適張公縉
黃緣肺腑亦至正任承宣使韓髦斯士鄭氏壻也見
語如此

東坡先生知杭州馬中玉成爲浙漕東坡被召赴闕
中玉席間作詞曰來時吳會猶殘暑去日武林春已
暮欲知遺愛感人深灑淚多於江上雨歡情未舉眉
先聚別酒多斟君莫訴從今寧忍看西湖擡眼盡成
腸斷處東坡和之所謂明朝歸路下塘西不見鶯啼
花落處是也中玉忠肅亮之子仲甫猶子也

詩話云昭陵時近臣賦詩一聯云秦帝官成陳勝起
明皇殿就祿山來或有譖于九重上覽其首句云朱
衣吏引上高臺卽不復視天語以爲器量如此何足
觀耶嗚呼昭陵豈不見全篇倘盡以過目則不可回
互矣此堯舜之用心宜乎享國

章聖朝种明逸抗疏辭歸終南舊隱上命設燕禁中
令廷臣賦詩以寵其行獨翰林學士杜鎬辭以素不
習詩誦北山移文一遍明逸不懌云野人焉知大丈
夫之出處哉熙寧中王荆公進用時有王一介中甫

者以詩詆之云草廬三顧動幽蟄蕙帳一空生曉寒
荆公不以爲忤但賦絕句云莫向空山覓舊題野人
休誦北山移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蓋
取於此中父三衢人也昭陵時中制科仕裕陵爲從
官子況之彥允漢之彥周渙之彥昭瀉之彥楚皆近
世名卿今家居京口

明清近觀熙豐起居注云元豐四年慈聖光獻皇后
上仙裕陵追慕至忘寢食適詣闕上言能使返魂上
亦信之使試其術且載其施行云太廟齋郎姜適進

狀稱係虞部郎中正觀之子光祿寺丞緯之姪爲學

道休官有法能致

致一作救

玉照新志卷二

宋 王明清

陳瑩中諫垣集言之詳矣削籍於建中靖國崇寧初
蔡元長召拜同知樞密院事卒于位恩數甚渥後二
年其子郊擢福建轉運判官登對歸與客言穆若之
容不合相法終當有播遷之厄客告其語遂坐誅第
邦送涪州編管處厚亦追貶單州團練副使具列詔
旨至重和元年燕雲之伐興處厚之姪孫堯臣以布
衣詣京師扣闕上書力陳不可且極言一時之失逾

萬言末有御批云比緣大臣建議欲恢復燕雲故地
王堯臣遠方書生能陳歷代興衰之迹達於朕聽臣
僚咸謂毀薄時政首沮大事乞行竄殛朕以承平之
久言路壅蔽敢諫之士不當寘之典刑優加爵賞僉
論何私堯臣崇寧四年已曾許用處厚遺表恩澤奏
補因處厚責降遂寢不行今處厚未盡復舊官可特
追復正奉大夫給還遺表恩澤特先補堯臣承務郎
此九月二十二日施行明清伏讀至是淚落闌干始
知永祐從諫如轉圜而淵衷初亦知北征爲非特當
時大臣唯務迎合將順以邀功不能身任死事卒至
禍亂可不痛哉

裕陵初復西邊境土夷人初不知姓氏詢之邊人云
皇帝何姓云姓趙皇后何姓云姓向大朝直臣爲誰
云包樞密拯是也於是推其族類各從其姓至今有
仕於中朝者然多右列

明清揮麈前錄載中書令舍人紅韉自葉少蘊始出
於姚令威叢話近觀孫仲益所作霍端友仁仲行狀
云以大觀元年十一月除通直郎試中書舍人賜三

品服故事三品服角帶佩金魚爲飾一日徽宗顧見公謂左右曰給舍等耳而服色相絕如此詔令太中大夫以上犀帶垂魚自公始也與姚所記少異

湯舉者處州縉雲人與先人太學同舍生有才名於宣政間登第之後累任州縣積官至承議郎居鄉邑以疾不起舉適上課當遷員郎而綸軸未頒有王令洙者南都人文安堯臣之後爲縉雲令告其家云未須發喪少俟命下舉妻懼不敢令洙力勉之且爲亟遣价疾馳入都趨取告身越旬日始到然後舉哀令

洙爲保任申郡遺澤遂沾其子卽進之思退也後中詞科賜出身盡歷華要位登元台震耀一時亦異事也故書之

明清投轄錄所叙劉快活事後來思索所未盡者今列於編外曾祖空青文肅之第三子也快活每以三運使呼之後果終漕輓舅氏宏父談天者多言他日必爲卿相劉笑曰官職俱是正郎去不得矣文肅當國先祖爲起曹郎中一日忽見過曰我今日見曾三女兒他日當爲公之子婦時先妣方五六歲又謂先

三原新志 卷之二
人曰曾三女汝之夫人也歸見文肅呼先祖字云王樂道之子三運使之壻此兒他日名滿天下然位壽俱嗇奈何已而文肅罷相遷宅衡陽北歸後先祖守九江遣先人訪文肅於京口一見竒之遂以先妣歸焉後所言一一皆合不差毫釐其他類此尚多不能悉記異哉

明清揮塵後錄載周迎所記陳堯臣決伐燕之策蓋出於天下公論而堯臣之子倚財確行行都張全真參政日載真偽作一積可以但作全真文字近覽李

仁甫長編云紹興元年正月十四日辛丑中書舍人胡交修言人臣之罪莫大於誤國誤國之禍莫大於燕雲之役者燕山議首與夫用事之臣大者誅戮次者流放而陳堯臣者獨仍舊故秩廩食縣官置而不治豈所以上慰宗社之神靈下泄四方之痛憤哉堯臣爲國召亂不知罪惡之重乃敢自引矜乞爲郡守今雖爲官祠叨切食祿臣愚伏望睿旨削奪堯臣在身官爵投竄遐方以懲其惡以謝生靈爲後世臣子誤國之誠詔堯臣主管臨安府洞霄宮指揮更不施

行書之于編蓋知邳之言不厚誣且非明清之私意
事見長編第一百五十九之註後閱中興日曆宰執
奏乞行遷責高宗云豈可以自乞差遣反遭貶邪止
罷祠焉

王彥國獻臣招信人居縣之近郊建炎初虜人將渡
淮獻臣坐於所居小樓望見一老士大夫彷徨阡陌
間携一小僕負一匣埋於空廼之所獻臣默然識之
事定往掘其地宛然尚存啓匣乃白樂天手書詩一
紙云石榴枝上花千朶荷葉杯中酒十分滿院弟兄

皆痛飲就中大戶不如君獻臣後南渡寓居餘姚嘗
出以示余真奇物也聞後以歸劉綱公舉矣又云建
炎間避地奉化境上一二僕隸偕行嘗夜過渡月色
微明有數人先往焉忽問云非王獻臣解元行李否
但見其軀幹長大語聲雄勵心竊疑之忽徑劃水面
而渡彼岸波濤洶湧久之獻臣惶怖幾觸見不知爲
何怪後亦無他

黃進者本舒州村人爲富室蒼頭奴隨其主翁爲父
擇葬地于郊外山間與葬師偕行得一穴最勝師指

示其主云葬此它日須出名將在傍默識之是夕乃挈其父之遺骸瘞于其所主是初不知爲何人也已而逃去爲盜坐法黥流又數年天下亂進鳩集黨類改涅其面爲兩旗自號旗兒軍寇攘淮甸間人頗識之朝廷遣兵捕之遂以衆降後累立功至防禦使自紹興講和以來虜使經由官私牌額悉以紙覆之蓋常年之例隆興間虜使往天竺山燒香過太學門臨安尹命官吏持紙往幕太學二字有直學程宏圖者欄幪立其下曰太學賢士之關國家儲才之地何

歎於遠夷堅執不令登梯吏以白尹尹以上聞阜陵加嘆久之遂免至今循之宏圖後登第上記其姓名喜其有守擢大理司直遷丞而卒宏圖番陽人詞翰亦佳然使酒難近人多忌之

乾道中趙涓磻老爲臨安尹時巨璫甘昇權震一時有別墅在西湖惠照寺西地連郡之社壇昇欲取以廣其圃磻老欣然領命有州學教授者入議狀以謂戎祀國之大事豈可輕徇闡寺之欲易不屋之祭耶力爭之卒不能奪而止忘其姓名或云石斗陸九淵

未知孰是焉

錢處和紹熙甲子歲爲明州通判招魏南夫處賓館
史直翁乃南夫同舍生偶罹橫逆拘係適歲當行科
舉南夫爲請與處和憐之懇太守始得就試遂預首
薦明年登進士第調餘姚尉復與南夫爲代其後二
公皆登揆路處和雖止叅預然常行宰相事異哉
思陵紹興乙亥歲秦檜之殂更化之初竄告訐之徒
張常先而下前後凡十四人此盛德大業恥言人過
仁厚之風合以付昭陵後來編纂聖政錄適秉筆之

臣有託其間羣從者略而不書是致讀者爲之憤然
近修實錄乃用其徒子弟位長史局不但未必發明
偉績且使秦氏奸惡殆將併揜深用歎惋

高抑崇閱紹興中爲禮部侍郎忤秦檜以本官奉祠
四明里中疾篤丐休致且爲書愬於秦覲復職名庶
幾祿及後人蓋是時有制雖侍從未復元職格其賞
延故述其家困苦之狀秦覽書憐之呼持書之僕來
詢其生計如何而僕者強解事乃妄增其產業以白
於秦秦怒云高抑崇死猶誑人如此竟寢其請至秦

亡始追賁次對而獲卹典

隆興三年趙汝愚廷試第一時外舅爲刑部侍郎臚傳旣歸明清啓云適曾稱賀否宗室魁天下今日初見可謂盛事禮宜爲慶外舅擊節云班行中無人舉此今無及矣太息久之

紹興乙卯張安國爲右史明清與仲信兄鄭舉善郭世禎李大正李泳多館于安國家春日諸友同遊西湖至普安寺於窻戶間得玉釵半股青蚨半文想是遊人歡洽所分授偶遺之者各賦詩以紀其事歸錄

似安國云我當爲諸公攷校之明清云淒涼寶鈿初分際愁絕清光欲破時安國云仲言宜在第一俯仰今十年矣主賓之人俱爲泉下之塵明清獨存於世追懷如夢黯而記之

紹興辛巳冬完顏亮自斃於揚州明年正月詔起外舅方務德帥淮西明清寔從行至建康與張安國會於郊外安國之妹夫李瞻伯山外姑之甥鄭端本德初共途皆士子也是時得旨令募童行往揜戰沒之豁于淮上外輩蔣山天禧二寺得二十輩以二月六

日自采石共一大艦渡長江是夏孝宗卽位明清與伯山德初俱以異姓補官外舅安國皆正席禁路僧雛悉祝髮浮屠想是日日辰絕佳耳

歐陽詩云蘇子美挽詞奏邸獄寃誰與辨高橋客死世通悲以爲用事親切而世不知高橋客死之義後來紹興中秦禧勢方鼎盛嘗託其客陸外之仲高問于明清偶省記得見吳地記後漢梁鴻客食吳門死於高橋而子美亦然因以告之熺甚以賞激未幾會之殂熺亦逝矣

紹興辛酉冬仲信兄客臨安嘗觀是歲南郊儀狀於龍山茶肆忽一長鬚偉男子衣青布袍于稠人中歎息云吾元豐五年遊京師一見之後不曾再覩今日之盛殆與昔時無異焉仲信知其異人也亟下拜俛興已失之矣

紹興癸丑歲明清任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時括蒼將世修繼周以獨座前資來爲郡守宣城舊例每支軍食則幕職兵官俱集倉中是歲十二月散糧明清以私務入倉小緩逮至其門見諸君聯車而出悉有

倉黃之狀詢之曰通判周世詢建議欲以去歲舊粟支其半羣卒惡其陳腐橫挺於庭出不遜語欲入白黃堂矣且衆兵隨其後明清亟止之云可復歸舊次一面令車前二卒長傳呼喻之云僉判適自府中來已得中丞台旨令盡支新米亟令專知吏往白史君告以從便宜之故於是卒徒歡呼帖服無敢譁者不然亦幾殆焉蔣守由此遂相論薦然露章不欲及也汪彥章在京師嘗作小闋云新月涓涓夜寒江靜山涵斗起來搔首梅影橫窻瘦好個霜天閑却傳杯手

君知否亂鴉啼後歸興濃如酒紹興中彥章知徽州仍令席間聲之坐客有挾怨者亟納檜相指爲新製以譏檜之檜之怒諷言者遷之於永

嘉靖丙子何文縝粟相虜騎初退時議欲率文武百僚拜乞乾重節上壽文縝命吏部郎中方允迪元若爲三表才上卽允所請後二表不復用文縝與允迪大稱歎賞不已且云恨不果用然當誦佳句於百僚之上也今列于後第二表云立爲天子肇興黃帝之英姿請祝聖人允執唐堯之謙柄載陳悃愾冀動淵

衷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勇智生知聰明性稟東宮主
器盛德久孚於寰瀛內禪應圖大計果安於社稷厲
精爲治側身脩行儉奉已而厚事親寬御衆而亟承
祖維震夙之令旦萃晉師之歡呼五百歲爲春秋寧
俯稽於南楚一千年而華實盍還取於西池何睿意
之勿休當縟儀而固拒伏望昭一人之有慶納萬壽
之無疆陋彼太宗南嚮辭而必再超乎孝武中岳呼
而止三幸賜俞音或從公愿第三表云節紀千秋歸
美薦形於剡牘享加三夏隆謙再却乎舉觴効罄興

情頻于震聽皇帝陛下兆於變化生而神靈學建已
誕彌之辰應虹流長發之瑞盡仁皇之忠厚指發乾
元於向辰自有仁祖之聰明數同天於過信正心誠
意勤儉邦家地闢天開而除妖災雷勵風行而成功
治龍樓問寢欣西宮鳴蹕之還虎符發兵至北鄙控
弦之遠式全丕構允謂中興豈有首臨蘭殿之期而
當力拒華封之祝伏望皇帝陛下制行不以已歛福
用錫民登五咸三偉示茲之高宴桑田東海協稱壽
之權謠罔達就日之懷克受後天之算

玉照新志卷三

宋 王明清

秦妙觀宣和名娼也色冠都邑畫工多圖其貌售於外方陸升之仲高山陰勝流詞翰俱妙晚坐秦黨中遂廢於家嘗語明清曰頃客臨安雨中一老婦人蓬首垢面丐於市籍簷溜以濯足泣訴於升之曰官人曾聞秦妙觀否妾卽是也雖掩抑困悴而聲音舉措固自若也各與之金而遣之去仲高言已淚落盈襟蓋自愴其晚年流落不偶時相似耳言猶在耳興懷

太息

明清家舊有常子允元祐中在館閣同舍諸公手狀如黃秦晁張諸名人皆在焉後爲龔頤正易去比觀洪景盧容齋三筆乃云見於王順伯所以爲高子允者常名立汝陰人與家中有鄉曲之舊夷父秩之子熙寧初父子俱以處士起家子允爲崇文館校書郎元祐中再入館後坐黨籍謫永州監稅以卒石刻碑中可攷此卷乃子允與大父者而景盧指爲高君不知高子允又何人耶

杜子美作酒中八仙歌叙酒中之樂甚至由是觀之子美亦好飲者不然又焉得醉中詆嚴武幾至殺身耶

宣和中外祖曾空青公守山陽有堂胥之子韓璉者以御筆來爲轉運司勾當公事年未冠而率略之甚一日語外祖云先文嘗爲何處差遣外祖云曾在中書復詢云何年耶答云建中靖國之初自右府而過璉大笑云豈有察院而過中書省乎蓋謂其儕類而然外祖卽應之云先公自知樞密院拜右僕射璉默

然闔席爲閑絕倒

雷轟薦福碑事見楚僧惠洪冷齋夜話去歲婁彥發機自饒州通判歸詢之云薦福寺雖號番陽巨剎元無此碑乃惠洪僞爲是說然東坡已有詩曰有客打碑來薦福之句按惠洪初名德洪政和元年張天覺罷相坐關節竄海外又數年回僧始易名惠洪字覺範攷此書距坡下世已逾一紀洪與坡蓋未嘗先接恐是已有妄及之者則非洪之鑿空矣洪本筠州高安人嘗爲縣小吏黃山谷喜其聰慧教令讀書爲浮

屠氏其後海內推爲名僧韓駒作寂音尊者塔銘卽其人也

韓子蒼駒本蜀人父爲峽州夷陵令老矣有一妾子蒼不能奉之父怒逐出內侍賈祥先坐罪竄是郡駒父事祥甚謹祥不能忘子蒼父逐之後走京師祥已收召大用事子蒼往投之祥不知其得罪於其父也獻其所業偶裕陵忽問遷謫中有何人材祥卽出子蒼詩文以進首篇太乙真人之句上覽竒之卽批出賜進士及第除秘書省正字不數年遂掌外制

紹聖中有王毅者文貞之孫以滑稽得名除知澤州不稱其意往別時宰章子厚曰澤州油衣甚佳良久又日出餽極妙毅曰啓相公待到後當終日坐地披

着油衣食餽也子厚啓齒毅契之子倫也
石才叔蒼舒雍人也與山谷遊從尤妙筆札家蓄圖書甚富文潞公帥長安從其借所藏褚遂良聖教序墨蹟一觀潞公愛翫不已因令子弟臨一本休日宴僚屬出二本令坐客別之客盛稱公者爲真反以才叔所收爲僞才叔不出一語以辨笑啓潞公云今日

力知蒼舒孤寒潞公大哂坐客赧然

蔡襄在昭陵朝與歐公齊名一時英宗卽位韓懿公當國首薦二公同登政府先是君謨守泉南日晉江令章拱之在任不法君謨按以贓罪坐廢終身拱之望之表氏同胞也至是旣訟寃於朝又撰造君謨乞不立厚陵爲皇子疏刊板印售于相簾中人得之遂于乙覽英宗大怒君謨幾陷不測魏公力爲營救事見司馬公齊記及歐公奏事錄記之甚詳君謨終不自安乞補外出官杭州已而憂去終故魏公與君謨

帖云尚抑柄用此當軸者之愧也親筆今藏呂子和平叔處

先祖舊字子野未登第少年日携歐公書贄見王文恪于宛丘一見甚青顧云某與公俱六一先生門下上他日齊名不在我下子野前已有之當以吾之字爲遺先祖遂更字樂道先祖位雖不及文恪而名譽籍甚於熙寧符祐之時文恪長子仲弓實韓持國壻持國夫人實祖母親姑由是情益稔熟仲弓之弟卽幼安始名寧後以有犯法抵死者故易名襄而仍舊

字靖康初以知樞密院爲南道總管先人爲屬階行有督勤王師檄文薦紳多能誦之

秦檜初擢第王仲崐以其子妻之仲崐後避靖康諱改名仲山仲山朴魯庸人也禹王子而鄭達夫禹玉婿達夫之室蓋檜妻之親姑也達夫當闕處以密州教授翟公巽爲守前席之代還薦于朝得學官維而寅緣鄭氏中宏詞科吳玠力薦其才學除卽靖康中張邦昌使虜猝置爲屬以行邦昌使還拜相屬呂舜徒好問薦引入臺侵中司虜曾粘罕妄有易置君位

監察御史馬伸首倡大義上書粘罕言其不然檜偶
爲臺長列名冠虜怒拘檜與其妻王氏於北方檜旣
陷虜無以自存張遜於虜之左戚悟室之門悟室素
主和議者也凡經四載乃授旨意得其要領約以待
時而舉密縱之使挈其妻航海南歸抵漣水軍虜始
至淮上旣退郡人推土豪丁超者領郡事虜至遂殺
超虜退衆復超子禩領軍事年方十八九矣禩假舟
至楚州令典客王安道偕行幾爲郡守楊揆所斬賴
揆之館賓管當可捄之得免時蘄王世忠駐軍高郵

會之不敢取送於彼復自楚泛洋至會稽入三江門
思陵方自溫州乘槎入越暫以駐蹕富季申爲中丞
露章乞還其職於檜亦懷其前日之忠卽從其請尋
登政府繼拜右揆引公孫爲叅政季申爲右府富翟
二公後卒不合而紛競二公罷政然悉存其職名示
以報德檜乃建北客歸北南人留南之策蓋欲與悟
室相應大拂人情遂從策免故制云自詭得權而舉
事嘗聳動於四方建茲居位以陳謀首建明於二策
周燭厥理殊乖素期褫職告去聳動四方之聽朕志

爲移建明二策之謀爾材可見投閑屢歲呂頤浩趙鼎張浚皆爲相主戰者也適鄴瓊以市州叛而聲遠以弗績粘罕誅死劉豫廢斥悟室大用事思陵亦厭佳兵檜起帥浙東入對之際揣摩天意適中機會申講和之謀遂爲已任大契淵衷繼命再相以成其事凡虜中按籍所取北客悉以遣行盡取兵權殺岳飛父子其議乃定逮太母迴鑾臥鼓減鋒逾二十年此檜之功不可掩者也故洪光弼於稠人廣衆中昌言悟室托其寄聲之語切中其病乃遣遠竄及夫求表

勲之後扶虜之勢權傾海內不知有上鈐制中外協持薦紳開告訐之門興羅織之獄士夫重足而立使其無死奈何此檜之罪不可逃也紀之于帙可不戒哉其後挽達夫之子億年視儀政并以滔天之罪流放南州旣放逐便卜居於章貢以其壻曾慥作郡守王道安爲江淮守帥以禩爲觀察使邦昌家屬悉得還浙中皆酬私恩也

秦檜旣殺岳氏父子其子孫皆徙重湖閩嶺日賑錢米以活其命紹興間有知漳州者建言叛逆之後不

應留乞絕其所急使盡殘年秦得其贖令札付岳氏而已士大夫爲官爵所鈎用心至是可謂狗彘不食其餘矣不欲顯言其姓名以爲縉紳之戒

東坡南遷北歸次毘陵時久旱得雨有里人袁點思與有一絕云青蓋美人回鳳帶繡衣男子返雲車上天一笑渾無事從此人間樂有餘書以呈坡大喜爲之重寫且以手柬褒之至今袁氏刻石藏於家點後仕至朝請大夫以名字典郡云

仲彌性并淮上知名士也登第之後諸侯交辟久之得通判湖州楊娼韻者以色藝顯名一時彌性感之誓與偕老韻以誕日嘗作醮供彌性爲代作醮詞云身若浮萍尚乞憐於塵世命於葉薄敢祈祐於玄穹適屆生初用輪誠曲妾緣業如許流落至今桃李本半殘何滋於苑囿燕鶯已懶空鎖於樊籠隻影自憐甘心誰亮香爐經卷早修清淨之緣歌扇舞衫尚掛平康之籍伏願來吉祥於天上脫禁錮於人間旣往修來收因結果辟纒織履早諧夫夫婦婦之儀墮珥遺簪免脫暮暮朝朝之苦人之所願天不可誣仲楊

紅事雖甚親切然黷穹甚矣尋卽俱去適王承可鐵
爲郡守與之啓云方將歌別駕之功聞已泛扁舟之
楫乃興大廢彌性坐廢二十餘年逮秦檜殂始獲昭
雪繼而入丞光祿出守蘄春以疾終於淮東儀幕

玉照新志卷四

宋 王明清

高公軒者宣仁之疎族也政和末爲滄州儀曹考滿
哀鳴于外臺及將白自唯孤寒無從求知於當路但
各乞一改官照牒障面而歸以張鄉閭足矣人皆憐
而與之旣至京師乃詣部自陳薦狀已足乞以照牒
爲用先次放散適有主之者從其說而施行之遂冒
改秩蔡元長時當國聞之遂下令今後不得妄發照
牒公軒中興後爲檢正諸房文字

五原新志 卷四
外祖曾空青政和中假守京口舉送貢士張彥正綱
宣和末守秀水舉送沈元用晦紹興間牧上饒舉送
汪聖錫應辰三人皆爲廷試第一其後舅氏曾宏父
知台州鹿鳴燕坐上作詩以餞之末句云三郡看魁
天下士丹丘未必墜家聲是歲天台全軍盡覆事有
不同如此者沈元用文通孫也初名杰家於秀之崇
德縣坐爲人假手奏案至裕陵榻前上閱之云名見
梁四公子傳此人必不凡可從濶略時方崇道教故
也遂降旨令令後止不得入科場而已彷彿無所往

時外祖守秀城舅氏宏父爲湖州司錄來省侍妓長
楊麗者才色冠一時舅氏悅之席間忽云有士人沈
念六者其人六藝絕倫不幸坐累遂無試頭奈何宏
父云審如君言吾合牒門客一人尚未有人翌日訪
舅氏一見契合易其名曰晦是歲漕司首選明年爲
大魁才數月卽入館爲郎奉使二浙經由嘉禾麗張
其徒曰我今日迺往庭參門生耶

張子韶凌季文俱武林人少長同肄業鄉里宣和末
居清湖中時東西兩岸居民稀少白地居多二人夜

王州新志 卷四
二
同步河之西見一婦人在前衣妝楚楚因縱步覘之
常不及焉至空迥處忽見回顧二人而笑真絕色也
方欲詢之乃緩步自水面而東二公驚駭而退

王磐安國合肥人政和中爲郎京師其子婦有身訪
乳婢女儉云有一人丈夫死未久自求售身安國以
三萬得之又三年安國自國子司業丐外得守宛陵
挈家之官舟次泗州一男子喝于轎前云乳婢之夫
也求索其妻安國驚駭欲究其詳忽不見歸語乳婢
亦愕然無說至夜乳婢忽竄去遍索不可得詰旦舟

尾乃見尸浮於水面

元符末巨公爲太學博士輪對建言比因行事太廟
冠冕皆前俯後仰不合古制詔行下太常寺中奏云
自來前仰後俯必是本官行禮之時倒戴之誤哲宗
顧宰臣笑云如此豈可作學官可與一閑散去處改
端王府記室叅軍未幾端邸龍飛風雲感會至登宰
席寵祿光大震耀一時禍福倚伏有如此者

李漢老邴少年日作漢宮春詞膾炙人口所謂問玉
堂何似茅舍疎籬者是也政和間自書省丁憂歸山

王照新志 卷四
東服終造朝舉國無與立談者方悵悵無計時王黼
爲首相忽遣人招至東閣開宴延之上坐出其家姬
數十人皆絕色也漢老惘然莫曉酒半羣唱是詞以
侑觴漢老私切自欣除目可無慮矣甚大醉而歸又
數日有館閣之命不數年遂入翰苑

江緯字彥文三衢人元符中爲太學生徽宗登極應
詔上書陳大中至正之道言頗剴切上大喜召對稱
旨賜進士及第除太學正自此聲名籍甚陸農師爲
左丞以其子妻之政和末爲太常少卿蒙上之知將

有禮遣之命時陸氏已亡再娶錢氏秦魯大主女也
偶因對揚奏畢上忽問云聞卿近納錢景臻女爲室
亦好親情言訖微笑是晚批出改除宗正少卿彥文
知非美意卽丐外出知處州由是遂擯不復用
明清揮麈餘話載馬伸首乞立趙氏事後詢之游誠
之凡言與前輩說有異同者今重錄其所記于後靖
康初秦檜爲中丞馬伸爲殿中侍御史一日有人持
文字至臺云虜軍前令推立異姓來未及應語之間
馬遠云此天位也逆虜安得而易舍立趙氏其誰立

三原縣志 卷四
秦始皇入議狀連名書之已而二帝北狩秦亦陷虜獨
馬公主臺事排日以狀申張邦昌狀云伏覩太金太
宰相公權主國事未審何日復辟謹具申太宰相公
伏乞指揮施行至康王卽位日乃止有門弟子何先
者邵武人字太和嘉王榜登第少師事焉公其後秦
檜南歸擅立趙氏之功歸已盡掠其美名取富貴位
極公槐勢冠今古何公常太息其師之事湮沒欲辯
明其忠每引紙將書輒爲其子所諫以謂秦方勢燄
震主豈可蹈危機掇家禍然何公私自爲馬公行狀

一通常在也紹興甲戌以左朝奉郎任辰州通判時
滿一夕忽夢馬公衣冠相見與語如平生親旣寤喻
其子曰馬先生英靈不沒齋恨九泉如此有意屬我
乎掛其遺像哭之其子鎬哀勸不從因告其父曰俟
斯人死上之未晚太和曰不然萬一我先死瞑目有
餘恨後日當受代卽手書一狀聞于朝其詞尤委曲
回互但云自太師公相陷虜之後獨殿中侍御史馬
伸排日以復辟事申邦昌云且以所作行狀繳納
乞付史館立傳以旌其忠入馬遞馳達然後解組以

歸秦得之怒凡一路鋪兵悉遭痛治仍下廷尉追捕何公甚急獄吏持文移至邵武而太守張姓者驚愕罔措就坐得疾越翌日始甦扶掖至廳事才啓封視牒則所追者左朝奉郎何先也方遣吏往村落追赴以行旣對吏而栢臺考吏已先在棘寺但謂靖康雖有馬伸爲殿院未嘗聞有此狀也令臺吏勒軍令狀棘寺以上書不實擬降一官罷前任思陵重違檜意聖語曰所擬太輕特追兩官羈置英州蓋紹興甲戌歲也後一年乙亥檜死日御批何先所犯委是冤枉

令有司別定遂復元官放逐便仍理元來磨勘爲左朝散郎何在貶所皆無恙歸至里門遇親戚相見喜馬公之事明白一笑病廢朝廷雖欲用之弗起僅能食祠官之祿一年而已鎬乃誠之姨夫是以知其詳及建寧諸鄉老長搢紳之與何太和相厚者皆能言其事

明清近又得伸上邦昌全文用列於後云伸伏見逆胡犯順劫二聖北行且逼太宰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虜兵之退必能復辟也忠

臣義士不忍就死城中之人不卽生變者亦以相公必立趙孤也今虜退多日吾君之子已知所在獄訟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尚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道路傳言以謂相公外挾強虜之威使人游說康王自令南遁然後據有中原爲久假不歸之計伸知相公必無是心但爲虜人所迫未能盡改雖然如此亦大不便蓋人心未孚一旦喧闐雖有忠義之心相公必不能自明滿城生靈必遭塗炭辜負相公之初心矣伏望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爲稟取太后命而後

行仍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拊勞四方勤王之師以示無間內外赦書施行恩惠收人心專事權行拘收候立是氏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爲福伊周再出無以復加儻以伸言爲不然卽先次就戮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輔於公爲叛臣也邦昌於是始下一令一切改正

胡偉元邁新安人也携其父舜申所述乙巳泗州錄已酉避亂錄二書相示叙俶擾時事今列於後乙巳泗州錄云宣和乙巳予家寓居泗州之教授廳適在

寶積門出門卽淮河有友一二人南山如鄭况仰
荀其父爲發運司屬官廨宇在焉以故無三五日子
不至南山常時至彼講論文字是時朱勔父子正得
志勢位炎炎每上下京浙則託往來降御香其實欲
所過州縣將迎之勤也是年秋朱汝賢自浙中來以
降御香泗州官吏迎于陡山陡山出城四里許在淮
西南岸過是無路可行故止於此邀迎其船汝賢傳
指揮到城中亭子上相見官吏皆迴候于亭及船至
亭通名典謁者曰承宣歇息矣俟久之令再通曰睡

着矣抵暮方見守倅而已傍觀者見其驕傲皆爲之
不平予輩時談此事於南山曰我輩恐未死且看朱
勔父子終竟如何其後金虜入寇抵都城上皇避位
日聞京師事不一未幾朱勔首以小舠子東下曰勔
已放歸田里矣不敢出見人人亦不顧之日有京師
權貴與中官下來者頗多皆着皂衫而繫皂縑行于
街市又幾日曰上皇已在發運司行衙矣人初不信
及往觀但見船一隻泊於河步以結激壁矢張於船
前問之上皇果在衙中侍衛蕭然又數日軍馬纔到

市上皂衫貴人益多凡前此聞所貴倖官侍之用事者問之往往在焉俄又聞童貫亦至或有見坐帷帳中黑肥軀幹極大者問之童大王也軍馬至皆渡淮駐於南山後聞高俅于南山窄隘俅之弟伸亦同在彼因普照覺老請齋於南山始知之是時也窄隘南山卽已棄淮之北矣實今日之吉兆亦自東京來至南山無控扼之所也俄又聞上皇登發運衙城上之亭觀漁人取魚於淮又旬日上皇移幸而南自是京師士民來者日夕繼踵益知虜兵叩城之事以上皇

益南侍衛自京師而至益盛一橐駝踏浮橋傾倒遂人淮中以負物之重恐必不救也又閱歲時上皇駕還皆親至塔下燒香每入寺寺中人皆驅出施僧伽鉢盂袈裟至親與着於身先是以普照寺大半爲神霄玉清宮至是御筆畫圖以半還寺寺僧送駕出城得御筆歡喜上皇初至之時寺之緊要屋宇還之益多始所還道流褫氣矣明年秋余同弟汝士往國學赴試得之道流褫氣矣明年秋余同弟汝士往國學赴試汝士預薦而余遭黜獨還泗州侍親時伯兄汝明再

爲監察御史汝士寓南臺公廨以侍省試以再遭圍
悶病幾死蓋國學諸生例患腳氣故染是病也使子
是年預薦必死于京師及聞太原失守知淮泗不可
居借船於發運方孟卿遂得親來湖州船纔過閘卽
潮落不可復開而泗州尋亦亂矣嗚呼金虜憑陵國
家顛危實上之人爲權倖誘惑造成此禍而勛一人
亦在數蓋勛乃姑蘇市井人始以高資交結近習進
奉花石造御前什物積二十年職以充進奉監司守
令或忤其意以故違御筆繩之應造什物皆科於州

縣所獻才及萬分之一餘皆竊以自潤及分遣權倖
以徼恩寵故勛建節旄子侄官承宣觀察使下逮厮
役日爲橫行勝妾亦有封號勛與其子汝賢汝功各
立門戶招權鬻爵上至侍從下至省寺外則監司以
至州縣長吏官屬由其父子以進者甚衆貨賂公行
其門如市於是勛之田產跨連郡邑歲收租課十餘
萬石甲第名園幾半吳郡皆奪上庶而有之者居處
園第悉擬官禁服食器用上僭乘輿建御容殿於私
家在京則以養種園爲
徙居民以爲宅所占官

舟兵級月費錢糧供其私用及上皇禪位放歸田里其假道泗州也遠蔽船門惟恐人知之亦無面以見人未幾安置廣南籍沒財產既而取首級家屬悉竄以此觀之宜乎召金虜之禍而致國之危焉然所以造禍者豈止劬之一人耶因思宣和間京師奢侈正盛一相識言曰書之內作色荒數語古人法度之嚴如此是語者有一則必亡豈有兼是數者而復有逾於此者安得無禍乎靖康果有其應或曰若如此而無禍則古人之言必妄詩書皆不足信者而喋費辭

說自念老矣切慮遺忘遂追思所見筆之於冊云

玉照新志卷五

宋 王明清

明清嘗於畢少董處覩種明逸手書所作詩一首殆五十年猶能全記今錄於此樓臺縹緲路岐傍共說祈真白玉堂株樹風高低絳節靈臺香冷醮虛皇名傳六合何昭晰事隔三清限渺茫欲識當年漢家意竹宮梧殿更淒涼

世傳太公家教其言極淺陋鄙俚然見之唐李習之文集至以文中子爲一律觀其中猶引周漢以來事

當時唐村落間老校書爲之文中子想亦是唐所錄其言未免疎略經本朝阮逸爲之潤色所以辭達於理如市井間所印百家姓明清嘗詳攷之似是兩浙錢氏有國時小民所著何則其首云趙錢孫李蓋趙氏奉正朔趙氏乃本朝國姓所以錢次之孫乃忠懿之正妃又其次則江南李氏次句云周吳鄭王皆武肅而下后妃無可疑者

中興初政治宋齊愈退翁獄斷案得之陸務觀云是年大駕自維揚倉猝南狩文書悉皆散失未必存於有司因錄於左然紹興中趙鼎張浚爲左右相嘗共啓高宗云靖康之末虜人議立僞主意在張邦昌而退翁適在衆中發於憤躁掌上密書以示所厚云夷狄設意如是坐有姦人隨聲唱之故及於禍思陵惻然憐之詔追復元官錄其子孫元牘云建炎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尚書省札子臣僚上言新除諫議大夫宋齊愈昨三月初間同王時雍等在皇城司聚議乞立邦昌拜大金賜詔畢書立狀時雖時雍等恐懼不敢填寫張邦昌姓名而齊愈執筆奮然大書張邦昌

三字乃自封其狀以示四坐無不驚駭齊愈自言自從二月在告不出欺誕若此聞左右時雍等實齊愈也今使居諫議大夫之任一時陛下未知其人邪佞而朝廷未有人論更乞聖裁七月八日同奉聖旨宋齊愈罷諫議大夫令御史臺王賓置司根勘具案聞奏今據王賓勘到宋齊愈招金人邀請淵聖皇帝出城未回知孫傳承傳軍前遣吳升等將文字稱廢淵聖共舉堪爲人主一人及知孫傳等乞不廢淵聖皇帝須管於異名中選舉姓名通申齊愈知孫傳等在

皇城司集議遂到本司見衆官及卓子上文字不論資次管舉一人齊愈問王時雍舉誰時雍曰金人令吳升來密喻旨意在張邦昌今已寫下只空姓名又看得元來文字請舉軍前南官以此叅驗王時雍言語卽是要舉張邦昌齊愈恐違時別生不測爲吳升王時雍曾說吳升密諭張邦昌亦欲蚤了圖出齊愈輒自舉筆於紙上書寫張邦昌姓名三字欲要於舉狀內填寫却將王時雍稱是又節次編呈在座元集議官齊愈令人吏依紙上所寫張邦昌三字係時雍

等別寫申狀係時雍等姓名分付吳升莫儔將去其舉狀內別無齊愈姓名初蒙勘門時懼罪隱下不招再蒙取會到中書舍人李會狀二月下旬間忽有左司員外郎宋齊愈自外至見商議未定卽於本司廳前取紙筆就卓子上取紙一片書寫張邦昌三字卽不是文字上書編呈在坐相顧失色皆莫敢應別無語言其所寫姓名文字係宋齊愈手自將去會卽時起去是時只記得吳舜從在坐司業董適午間亦在坐未委見與不見其餘卿監郎官會以到局未久多

不識之及根取元狀單子勘方招檢準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書內一項昨金人迫脇張邦昌僭號實非本心已復歸舊班其應干供奉行事之人並與於免法寺稱宋齊愈係謀叛不道已上皆斬不分首從勅犯惡逆以上罪至斬依法用刑宋齊愈合處斬除名犯在五月一日大赦合從赦後虛妄杖一百罰銅十斤情重奏裁同奉聖旨宋齊愈身爲士大夫當守節義國家艱難之際不能死節乃探金人之情親書僭逆之名姓謀立異姓以危宗社造端在前非受僞命

臣僚之比可特不原赦依斷斷命尚書省出榜曉諭
吳江王份文孺云唱之者楊愿也紹興中附麗秦檜
爲簽書樞密院命矣近又得張拭歛夫記其父魏公
後語益明其風指左證之寃今備書云建炎元年大
人朝南京爲虞部員外郎時宋退翁齊愈爲諫議大
夫舊相好也南京庶事草創就置三省於行宮李公
綱秉政月餘矣一日夜漏下大人過退翁省中見退
翁笑曰今日李僕射有三札李公素有名譽所建明
乃爾一欲括盡天下之馬其二欲括東南之民財聽

富室盡輸不限以數其三欲郡增置兵大郡二千人
次千五百人子以爲何如大人曰胡可行也退翁曰
然西北邊之馬今不可得今獨江淮以南耳其馬可
用耶民財第其等限而恐其擾况此可藝極耶至于
兵假若郡增二千月費十萬緡以養今時州郡堪此
邪素有額者且不能滿况外增耶某方論其不可矣
復捧腹而笑出其札以示大人大人曰不可上何也
大人曰宰相不勝任論去諫官職也豈有身爲相未
幾上三事而公盡力駁之彼且獨不怒者公欲論其

不可相耳退翁不樂曰吾故爲其有餘名但欲論此
三事旣而語頗勵大人卽退臥省中展轉曰人雖至
交亦有不可言者翌日遇朝叅郎省亦入見退翁上
對少頃出過省門相遇望見其有得色前執手曰適
奏昨札上甚喜大人搖首曰恐公受禍此始矣退翁
尤慨然而去居四日而難作張邦昌之挾賊以僭也
在虜營議已定今載於諸錄可攷驗也退翁自會政
所歸遇鄉人問之曰今日虜所立者誰退翁書邦昌
姓名於掌以示之而李丞相付獄觀望以爲退翁

相竟匿其藁而執李會章論退翁死李公旋罷相後
上亦聞其詳惻然仁閱復退翁官其子巳卯夏拭侍
旁聞之敢私志云見之長編靖康二年二月注李忠
定號爲中興名相而私意害人亦復如是與夫褚河
南之潛劉洎陸敬輿短竇叅殆一律矣白圭之玷可
勝嘆喟其後御史馬伸疏忠定之罪首以三事爲言
洪芻駒父等獄案亦得之陸務觀云亦是其省部散
失史冊所遺者建炎元年八月十四日尚書有送到
侍御史黎確奏準尚書省劄子五月十八日同奉聖

旨訪聞昨來京城圍門王府主第及宗室戚里之家以至庶民根括金銀官司周懿文王及之余大均胡思陳冲等因緣爲奸隱匿財物萬數浩瀚及聚歛歌樂無所不爲士大夫負國至此難以一例寬貸可差黎確馬伸就臺根勘具案聞奏施行洪芻罷諫議大夫張才卿罷刑部郎中胡思王及之余大均周懿文陳冲並先已放罷今勘到具擬明白刑名下項降受朝散郎前太僕少卿陳冲著往親懿宅抄劄將王府果子喫用摘花歸家與內人同坐喫酒令內人唱曲

子見牙簡隱匿公然受犒賞酒并錢將出剩金銀待隱匿入已收掌未曾收討絹六百一十五疋除輕罪外準條監主自盜若絞刑贓罪處死除名該大赦原免緣五月十八日奉聖旨難以一例寬貸根勘聞奏前大理卿周懿文抄劄景王府喫密煎等摩孩羅士兒孩兒等歸家受犒設酒錢及喫宮人酒果交勸計贓六疋六尺除罪外準條行下合杖六十公罪贓外笞五十不會計到摩孩羅贓如不滿百文便城內竊盜杖八十如滿百文杖一百贓罪定斷後贓外杖九

十罰銅九斤入官放罷在赦前合原朝議大夫前刑部郎中張才卿着起發懿親宅金銀喫內人酒果等與內人邊氏離三四步坐喫酒令內人張福喜唱曲子受犒設酒將抄扎扇兒摩孩兒等歸家受酒估贓計絹羅八疋七尺除輕罪外準條與所部接坐合徒二年私罪官減外徒二年半罰銅三十斤入官放朝散大夫洪芻差抄扎見景王府祇候人曹三馬後囑託余大均放出將來本家同宿顧作祇候人準條監守自犯姦合流三千里思私罪議減外徒三年追一

官罰銅二十斤除名勒停朝請郎前吏部員外郎王及之抄扎金銀見官屬將寧德皇后親妹追提苦辱並不施行及喫受訴王府婕妤佐酒食不鈐束覺察人吏與鄭紳家女使嬌奴等私通及犒設酒根括金銀買抵包換入已計贓二十五疋除輕罪外準條便以私物貿易官物計利以盜論合加徒流贓罪追六官除名勒停朝散大夫前司農卿胡思推釋張邦昌表內添入諂奉語言及抄扎棣華宅有祖宗實錄借看及罷館伴不合借破馬太僕寺差到馬點數不見

是大王府公然乘騎不見實錄十冊認是親事官去
失除輕罪外係不應爲重合杖八十贓罪外杖六十
先次據干照人說出逐人罪犯朝請郎前添差開封
少尹余大均往景王府喬黃妃位抄扎到金銀與內
人喬念妃並坐飲酒唱曲子以齋首金銀爲由放喬
奴乘馬歸家收家作祇候人隱藏根括籠子一隻寄
金銀庫內於內取出麝香二十臍餘被府尹納了除
罪輕外總內不估到所盜麝香錢如滿十貫係監主
自盜加役流遠追舉官除名勒停如滿三十五疋合

絞刑贓罪除名朝奉郎主客員外郎李彝差往王府
抄扎與內人曹氏等飲酒及與內人喬念奴等飲酒
並坐知余大均洪芻等待顧買曹氏等放令逐便請
洪芻等筵會令曹氏女子唱曲子除輕罪外準條李
彝係不應出謁而謁合徒二年私罪追兩官勒停案
後收坐該赦原五月十八日同奉聖旨余大均陳冲
洪芻情犯深重並當誅戮各特貸命除名勒停長流
沙門島永不放還至登州交割張才卿責授文州別
駕雷州安置李彝責授茂州別駕新州安置王及之

責授隨州別駕恩州安置胡思責授沂州別駕連州安置並依斷其後駒父渡海有詩云關山不隔還家夢風月猶隨過海身竟沒於島上又由婦人焉死甚可哀言之醜也不欲宣之有子楨字仲本亦能詩爲徐師川嘗出知永州

明清前志紀孫仲益童子之年對東坡之句得之仲益子長文云其家世居毘陵之洛社蓋仲益之先人教村童於市中東坡元祐四年自禁林出牧杭州時也案仲益以辛酉生是歲八歲也近觀周益公仲益之集序云得之于葛常之立方所著韻語陽秋且下之云東坡自南海歸時仲益已年二十一矣當是元豐乙丑自汴過常州時東坡自黃州內徙未始至洛社而海南歸終毘陵由是二知葛周上說皆非當以長人文之言爲正也

玉照新志卷六

宋 王明清

陳橋驛在京師陳橋封丘二門之間唐為上元驛朱全忠縱火欲害李克用之所藝祖啓運立極之地也始藝祖推戴之初陳橋守門者距而不納遂如封丘門抱關吏望風啓鑰遠即帝位斬封丘而官陳留者以旌其忠於所事焉後來以驛為班荆館為虜使迎餞之所至宣和五年因曾讜一建言遂命羽流居之錫號曰鴻烈觀俶擾之後又不知如何耳

宋咸茂談錄云祖宗以來殿試用三題爲以先納卷子無難犯者爲魁開寶八年廷考王嗣宗與陳識齊納賦卷藝祖命二人角力以爭之而嗣宗勝焉嗣宗遂居第一名而以識爲第二人其後嗣宗帥長安种放自從官歸終南山舊隱一日嗣宗往訪之放命諸姪羅拜而嗣宗倨受之放以爲非而謂焉宗怒云舍人教牧牛兒缺

時嗣宗已狀元及第矣放曰吾豈與角力兒較曲直耶遂至忿爭事旣上聞詔放徙居洛川以避之已上

宋錄中云而司馬公涑水紀聞乃云嗣宗與趙昌言角力而勝昌言乃太平興國四年胡旦榜第二人嗣宗廷試所爭乃陳識溫公所紀誤嗣宗是歲以橋梁渡長江爲賦題蓋當年下江南一時勝捷故耳

靖康元年虜人初犯京師种師道爲宣撫使李伯紀以右丞爲親征行營使伯紀命大將姚平仲謀劫賊寨數日前行路皆知之虜先爲備初出師以爲功在頃刻令屬官方允迪爲露布忽報失利上震驚於是免伯紀師道亦罷復建和議汪彥章靖康詔云方

會之文非也今列於後臣聞天生五材自古無去兵之理武有七德聖王以保大爲先蓋中國之撫四夷猶上穹之統羣物必春生而秋殺當仁育而義征故黃帝靈爰親征於涿鹿高宗嘉靖尚遠克於鬼方夏禹舞干而格有苗周宣飭車而伐玁狁著在前藉蔚爲顯庸矧當真人之勃興靖慎昌時之全盛蠢爾羯寇干于天誅猛將如雲憤四郊之多壘元甲耀日赫一怒以安民鋪張於洪休以明示於德意恭惟陛下勇由天錫聖本生知挺表正萬邦之資擅冠帶百蠻

之勢春秋書王者大一統會茲御極之年夷狄聞中國有至仁盍効充庭之貢顧肅慎之未裔爲女真之小邦宜修獻楛之恭自甘張革之陋乃連叛將共縱野心始盜燕雲之七州旋陷濟邢之兩郡敢踰天險竟窺日畿負上皇不資之異思恣其悖悔意天朝久安而弛備可以憑陵驟驅羊羣輒攻雉堞注飛矢以如雨僅比射天倚長梯而侵雲難於超海盡矣豺狼之材屹然金湯之雄少却以暫休假請和而驕索求五府叵儲之金帛割三鎮難推之土疆且質宰臣仍

要帝策惟兼憂外夷之生命深軫淵衷不曲從近弼
之遠猷勉徇谿欲其金賊謂我怯懦愈懷貪婪歛重
賂而弗厭散輕兵而益騁蹈籍我州縣驚擾我三輔
虜掠我人民欲攘我牛馬發塚取貨增盛怒於田單
髡髮爲兵渺長思於管仲神奪其魄肆耽荒淫罪通
於天決取殄滅特遊魂於死地似絕命於歸途可破
之形有識共見臣恪遵睿訓大整軍容近越三旬之
間式備六師之衆威名無素敢期草木之能兵號令
所加庶幾旗幟之改色數出精銳分據要衝擁旄之

宿將鼎來勤王之勇士霧集正月某日某官神師道
統若干人來某日某官姚平仲若干人來某官神師
中統若干人來諸處將兵排日以列於此以誇大之
各懷義槩願淨妖氛奮不顧身古之名將弗過前無
橫陣勢難與賊俱生馳逐習進止閑約束明而申令
熟御得其道而咸作使慮善以動而惟厥成以戰誰
能禦之有禮其可用也籌運玉帳無忘矢遺鏃之勞
氣吞沙場斷匹馬蹄輪之返二月一日計議已定部
分晁嚴是夜子時范瓊領二千騎銜枚而西斫營

入致羣賊之自擾引大兵而來攻殺氣干霄呼聲動地臣於是時躬帥禁旅嗣承德音出榮德門至班荆館既親行陣而督戰亦度緩急以濟師蜚廉効靈鼓疾風而向敵回祿助扇烈火以燎原天道甚明人心爭奮掃崖穴之盤結變灰燼於須臾臣又分兵以解范瓊之圍遣騎以助平仲之進疾如破竹順若建瓴日逐溫禺已示染鏑釁鼓之狀單于行說將羅繫頸笞背之刑觀獲醜之繼來信犁庭之可得其金賊道窮矢盡糧絕人饑走尚殺於白馳鬪猶向於困獸三

日卯時出師而載戰圍賊壘者數重士怒益張逸不止競執偷而折馘紛喋血而履暘其日午時某人先遣衛兵等三百易皇地康王從行之人出金賊不意挾康王上馬由其門以歸衆智同愆神謀間發全棠棣之愛副鵠鷓之求子儀見虜之誠斯焉可擬平原歸趙之計彼若亡竒其日申時某人手刃金賊太子某人擒獲叛將藥師勦厥渠魁垂街張不漏之網生致反虜下吏責未酬之恩兇徒潰而冰消餘衆驚而鳥散亟加追躡寧俾逋逃寶貨詎存苟進詎慚於馬

齒武威方用萇洪未議於虎皮遂收十全之功何謝
八先之略臣載惟上帝以儆晉佑宋睿主以昌唐應
天曰表龍姿夙膺神與之異風聲鶴唳助成師至之
威豈容小醜之迷昏未知初政之精勵臨事而懼雖
有在庭之合辭惟斷乃成盡出當陽之獨運果因多
算遂奏膚功挽天河以洗甲兵裂屬國而夷阬谷受
命清廟方定謀以出征飭喜端門俄大獻而奏凱火
通甘泉而啓大帝騎至渭水而激太宗故知王業之
難允發天顏之喜折隨何而置酒效豈專於周儒賀

小白而舉觴請無忘於在莒臣猥叅邇列初乏長才
聖謨洋洋上稟新書之妙虎臣矯矯旁資羣策之良
不敢貪天以爲功正欲與衆而偕樂臣無任瞻天望
聖踴躍慶快之至差某官奉露布以聞

建炎巳酉奉康志升允之帥浙西辟先人入幕府時
高宗南幸先人揣知胡亂未已各虜騎果至所道
之境悉如先人言今載于後某聞及其時而弗思之
而不及此天下事所以大壞而不可救藥也先事而
圖者非利害有以見於外英明有以主于內則紛紛

滿前一是一非何以適從此賤子瞽言冀于信察也
自以蒙召公孫遇有日矣賓筵初試有蒙辟置恩德
重大非特一已知之士大夫傳以聳動也服辭去厲
色不以爲忤未忍默默以負於門下也切惟朝廷以
錢唐重鎮付與左右附綏制置重任兼而有之明公
虔奉睿意令以威駕風馳電駛懲惡護善百廢俱起
千里之間歌頌載塗杭民圖像以事明公旣保令名
而與俱矣則圖惟厥終所謂公之危安其可忽哉某
仕于此爲日滋久以覽觀山川攷驗圖史輒有以爲

耳目之助而非苟然也杭州在唐雖不及會稽姑蘇
二郡因錢氏建圖始盛請以西境言之北有常潤下
連大江浙西觀察使治所在京口蓋相距數百里形
勢也其東滄溟雖海山際天風濤豪壯然海門中流
至淺狹不可浮大舟匪夷狄能窺其南則浙江以限
吳越惟州西境無大山長川虛怯可虞錢鏐本臨安
人始因宣歙羣盜米直曹師雄作亂自鄉里起兵保
臨安人始因臨安至敗以黃巢於八百里威名益振
遂分建八都於兩境精兵各千人互相策應新城縣

聖安都杜稜守之富陽縣靜江都聞人宇守之臨安縣石鏡都董昌守之餘杭縣龍泉都凌太舉守之鹽官縣海昌都則徐及北關鎮則劉孟容臨平鎮則曹信浙江鎮則阮結又置都兵馬寨童泉臨安援建八都堂於府第日與賓幕聚議至建霸府也累世皆大興佛寺於西湖匪持祈福爲觀美而已實據諸峰之險爲候望也結婚四郡犄角以備江南蓋錢鏐本臨安人故知形勢爲盡由今觀之今昔雖異利害一同自餘杭無五十里城名霍山平路如砥可徑抵城下

今日議者惟於蘇潤二州置帥宿兵不知西境乃先務也其愚過計萬一虜過江陵不可攻直抵吉安廣德以搖錢唐則數百里應響是邦危矣伏望慈察一方之利大從邦人之至順考八都舊迹別行措置使金陵宣歙與我相表裏出兵據險守要事無不濟餘杭臨安兩邑土豪比諸孫晟爲饒銳擇其守令例假一官以鼓舞之使扼其要路逾於金湯矣某少遊蒲中觀張睢陽畫像切歎其眉宇英威凜然真足以定睢陽矣况其胸中哉今明公文武忠孝屏翰王室保

斯人以更生又朝奏夕下與聖旨相唯喏何惜建此於朝而始終錢唐之人也今皇輿新渡浙江明公能自此大振軍聲連紛江東挫其賊鋒校之輕重張睢陽何足道哉有守禦圖一本隨以爲獻犯分妄言無以辭誅或稍因閑暇呼之使前更畢其初說又幸矣曾吉父早歲入館然平生不曾闢陞後來雖有監司郡守猶帶權發遣也吉父爲廣西漕嘗舉其屬吏姓黃者改官赴部告行忽吉父云有一事久擬奉白先生早往下關陞于門下實有利害耳曾氏父子每與

客言以資一笑徐敦立守滁有郡博士葛鎮者欲上書於朝乞將王安石親黨盡行竄謫以副本呈似敦立笑云度之斥謫不足道然公却有利害鎮詢其說敦立笑云度乃王氏壻倘從公言折了一紙舉狀矣鎮赧然二事相類故記之

醉翁窳語

宋 樓璣

文士輕薄不顧道理有甚害義者今諸家雜說徃徃有之

冷齋夜話云池塘生春草乃謝公平生喜見惠連夢中得之不當尼其句爲佳此語固善句之妙真不可以言傳也

醫者意也古人有不因切脉隨知病源者正意之所通也

西京牡丹聞于天下花盛時太守作萬花會此亦二千石風流罪過

紹聖間吳尚書喜論杜詩每從官晨集聽者以爲苦時葉致遠爲中書舍人每遷坐于門外簷次一日忽大雨飄洒同列呼之不至問其故曰怕老杜詩葉亦可謂不善取益也

孫萃老喜讀書晚年病目乃擇卒伍中識字稍解事者二人授以句讀每瞑目危坐室中命二人更讀于傍終一策則易一人飲之酒一杯使退卒亦自喜不

難可謂老年讀書法

錦里新聞

闕名

牡丹坪環坪皆牡丹也春時花發傾城出遊鴛鴦燕
子飛翔坪上

虞美人草父老云曾有人于和夷埧見此草偶歌之
叶虞韻遂舞動如醉者然因是登之志或曰如鷄冠
花葉

錦城因錦江之水濯錦而名人又謂蜀王衍命蜀城
遍栽芙蓉花得名亦新

金里新開
蒙山有僧病冷且久偶遇老父曰仙家有雷鳴茶俟
雷發聲乃苗可併手于中頂採摘服之僧病果瘥今
產茶不廢

玉局觀以漢永壽初老子與張道陵至此有局脚玉
床自地而出老子昇座與道陵說南斗經既去而座
隱

成都出小鳥紅翠相間生于桐花中惟飲其汁不食
他物花落隨死

郫人剝大竹傾春釀于中號郫筒酒川中至今以占

米或黍七分高粱三分以五加尖釀之



